

丛书策划与组织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编 汪民安

超越帝国

[意] 安东尼奥·内格里 (Antonio Negri) 著 李琨 陆汉臻 译

MOVIMENTI
NELL'IMPERO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超越帝国

MOVIMENTI
NELL'IMPERO

[意] 安东尼奥·内格里 (Antonio Negri) 著 李琨 陆汉臻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47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帝国 / (意) 内格里著; 李琨, 陆汉臻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301-26726-4

I. ①超… II. ①内… ②李… ③陆… III. ①政治-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1064 号

Antonio Negri, Movimenti nell'Impero

Copyright © 2006 by Raffaello Cortin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 | |
|-------|--|
| 书 名 | 超越帝国
Chaoyue Diguo |
| 著作责任者 | [意] 安东尼奥·内格里 著 李琨 陆汉臻 译 |
| 责任编辑 | 于海冰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726-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46 千字 |
|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2.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前 言

2003年4月25日，我终于履行完所有司法手续，从我半自由的束缚和复杂状态中解脱出来。6月11日，我得到了护照。25年（入狱11年，流放14年）之后，我终于又能够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了。在大约一年半（就是 I 发表这些演说的这段时间）之中，我去了欧洲不少地方，走过的里程加起来一定相当于绕地球两周。由于年老体衰，我无法走得更远走得更多。但我心里一直想着多出去走走……我的这些演说是在2003至2004年间做的，你读了之后，一定会很好地感受到我的这个欲望，感受到那个时期我不停歇的对政治的关注。这些文字审视了帝国的各种“运动”。我在这里所讨论的不是这些运动本身，就算是，也只是巧合。我讨论的是这些运动所表达的东西，所带来的其他选择，以及帝国之中的秩序机制和反抗。这些东西成了无所不在的风景……还有无法归类的客观运动和主观行为。任何人想把线性关系强加到它们身上，都是错误的。我不会那样做，我也不想总结这些运动之间严格的因果关系。我想做的是，从历史进程所提示的东西的角度对这些运动做出反应……换句话说，帝国是存在着的，尽管也许还只是一种趋势，但它就在那里。所以，在帝国中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在一种趋势中我们该如何行动？2003至2004年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决定

命运”的时期。在我的一系列旅程中，在我一路发表的公开演说中，我试图简明扼要地说明这些事件，以便对朋友和敌人真实地证明建构真相的可能性（有时候是潜在的可能性）。我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目睹我们行动的真相，而任何理论工作，如果不面对现实的活生生的政治本质，都是毫无意义的。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年份中，帝国贵族之间的全球性冲突在伊拉克得到了明确的表现，帝国的多种趋势得到了证实。建构一个全球化的反帝大众体系的假设就成为了可能。本书中的内容不是相同的。这本不算太厚的书中的这些演讲并不是我在这些年中所做工作的全部。我审阅了这些文字，剔除了重复的材料，但是读者还是会发现重复之处。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些演讲是即兴的。不过，我相信，这些文字虽然形成于各个时期，演说的主题各异，听众也不尽相同，有些杂乱，但还是能反映我的重要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些文字集中和深化了《帝国》和《大众》中形成的思想，在某些地方还有所拓展，提出了新的假设。但是，在本书中我只是偶尔拓展我在《帝国》和《大众》中形成的立场，原因很简单：那两本书早已最大程度上代表了乌托邦式的潜能和表达上的意图。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含有某种有序中的无序。我努力从以下四个大方面（演说主题）来组织这些文字：（1）帝国；（2）欧洲；（3）后社会主义政治；（4）帝国主义后现代性中的政治哲学。就像《关于帝国的思

考》是深入探讨从《帝国》和《大众》两书中引发出的各种问题的一个尝试一样，现在这本书是《大众》这个系列的第三本，书名还没有想好。不过，我确实知道，我们必须推进这项研究，这项关于变化的主体维度和革命条件的本体论层面的决定因素的研究。革命的话题又回到了日程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内的压迫力量的危机）并没有开拓新的改良主义视角，也没有为我们提供可以最终达到的宏伟的地平线。这场危机之后，我们面对的是对贫穷的绝望和对爱的渴望，还有重建世界的决心。我们确信“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是可能的”，而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再一次表明了。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字是旅行文字。很难确切弄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我们在奔向何方。不过，这个旅程具有非凡的意义——一种接近于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化。

我想对很多朋友说声谢谢，感谢他们为这些旅程，为这些探讨，为演说中的某些重要创新点所做的贡献。我特别要感谢埃里克·阿里埃兹和迈克尔·哈特，感谢他们允许我发表我与他们合作完成的两篇文章。

我还要感谢世界各地诸多科学和文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感谢他们的慷慨大度：他们允许我在他们组织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并允许我与学生们一起开始建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

目 录

前 言005

第一部分 帝国及其他001

- 01 帝国及其他：难点和矛盾003
- 02 关于帝国的公理009
- 03 帝国中的关键转变016
- 04 帝国与战争022
- 05 在帝国中重构贵族的趋势和动力025
- 06 乌托邦与帝国中的抵抗031
- 07 帝国与公民权037
- 08 亲历帝国的转变——为了斗争042
- 09 抵抗与大众045
- 10 可怕的大众050
- 11 大众，乌托邦站056
- 12 战争与和平057
- 13 帝国和大众时代的艺术和文化068
- 14 马克思 / 帝国 - 帝国主义078

第二部分 欧洲：斗争的机会087

15 欧洲与帝国：问题089

16 帝国中的欧洲与美国093

17 介于普适性和国家差异之间的欧洲：

一个可能的欧洲097

18 欧洲的一千个问题109

19 关于打下欧盟外交政策的基础的意见114

第三部分 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125

20 新自由主义之外的社会选择127

21 帝国内的后社会主义政治132

22 帝国的新阶段148

23 城市民主161

24 为了新的福利政策170

第四部分 帝国主义后现代性中的政治哲学175

- 25 后现代与自由177
- 26 无所不在的共产主义183
- 27 生命权力和主体性187
- 28 大众和生命权力194
- 29 帝国与战争199
- 30 让我们革新政治语汇！207
- 31 普遍智能的生命政治212
- 32 “旧欧洲”的哲学216
- 33 演员和观众：非物质劳动，公共服务，
智力合作和共同性的构建227
- 34 真实时间和剥削时间238
- 35 一个新的福柯243
- 36 后现代性，还是当代性？252

第一部分

帝国及其他

帝国具有一个开放的态势。在对帝国进行界定时，我们使用三种基本的分析手段：第一，我们考察全球化现象；第二，我们分析民族国家的危机；第三，我们追溯本体论层面的社会变化，即，在物质劳动、生产合作和由此而产生的生命政治等方面的变化。

当我们认可帝国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权秩序调整的尝试这样一种观念时，我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这三个重要的核心现象上来：殖民秩序之土崩瓦解和后殖民秩序之岌岌可危；由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危机之终结和全球市场之分化；人口移动现象的巨大影响。

在考察民族国家的危机时，我们认为：民族国家中的主权行使是建立在封闭的领土空间与基于民族国家契约关系的国际法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上的。这样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目前已经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影响着民族国家权力的最基本的特征，

* 2003年10月3日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的讲演。

即，军事、金融和文化主权。

谈到本体论层面的社会的变化时，我们想说明的是，在后福特和后工业时期，随着非物质劳动（比如，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和语言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中心元素，资本积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整个社会都投身于工作之中时，生产力的基本源泉就变成了社会合作。整个社会都笼罩于资本主义的种种关系之中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具有资本主义关系。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资本看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理解是，这里遭受剥削的是生命本身。资本和主权国家表现为对生命的权力；它们发挥作用的背景被定义为生命政治的背景；剥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解放的欲望在社会每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我们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帝国首先是一个政治结构吗？抑或，在对帝国的定义中经济维度起着主导作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一种过度突出政治的理论展开批评。这是后期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那些“真正社会主义”理论，比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留给我们的遗产。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在现实中从来不是线性关系。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政治秩序与生产控制之间没有相同之处。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斗争中，资本所展现出的瓦解由工人阶级发起（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抵抗的动力是极具扩张性的。紧随这些瓦解过程的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重新调整；对我们而言，这是对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一种确认。我们将眼光转向全球层面上，由帝国引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重构也同样在发生。瓦解和重构具有深刻的扩张性。市场层级的划分不断变化和重组。我已经说过，任何认为帝国不是变动的、不是建立在变化趋势基础上的观点归根结底是无法理解这个过程的动态的：即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性。

接着我要谈的是，帝国的系统的结构可以用空间和时间来表述。

从空间来看，很明显的是，任何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积累过程中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观点，都可能无法认清这个过程的动态性实质。在形成市场和帝国的过程中，中央与边缘实际上越发相互交织、难解难分。从全球空间的视角来看，现代到后现代的巨大转化就是一种空间差异的相对缩小。帝国理论不讲所谓（资本主义秩序的）“中央”，而讲对全球化生产的掌控形成过程中的“非地域性”。别的不说，这就能使我们得以避开关于“美国主义或反美国主义”的无谓论争，使参与积累和统治的精英们参加到关于资本主义的分化中来，而不管他们在哪里出现，或步调多么一致。在帝国和全球的层面上，在我们前面说过的同时包含政治方向和经济统治的层面上，这个系统的动态不能用辩证的思维来考虑（比如，以这种思维看来，面对全球化市场，民族-国家时不时地被要求来发挥一种限定或促进的作用）；也不能简单地从功能性角度来考虑（功能主义从制度化了的辩证观点出发，将积极的抵抗运动泛泛地界定为反制度的）：我们的观点是，在这个领域，只有对抗性的动态才是有效的。

时间上，即，从周期性而言，进入帝国时代就意味着这些过程的不可逆转性。这些不可逆转的过程不应在传统的循环发展观中加以阐释，也不应以阶段理论加以阐释。再也没有逆转这些全球化动态的可能了。也许会出现由某些斗争的周期而引发的不同或矛盾阶段，但从今开始，这些过程只能在全球图景的整体内得到解释。非地域性从时间上来看，就是变化的时期，交换的时期，斗争的时期。在帝国内部也许会有断裂，但这些过程都发生在帝国之内。争夺的目标将不是别的，正是帝国控制权。

从这些角度看问题，这些问题注定会引发争论。但是，只要争

论是在全球化层面展开的，换句话说，在帝国的发展的视角之内展开，我们就欢迎争论。比如在德国，自从《帝国》出版以来，就出现了三种基本争论：第一种争论与我们的分析的质量——或不如说调子——有关：《帝国》是本什么样的书？第二种争论涉及社会本体的种种变化与民众作为可能的对抗主体的定义之间的关系。第三种争论与当前的历史时刻相关：我们正在目睹的历史变革有多大的力度？后福特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中“后”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等等。

我们先看第一种争论：《帝国》是本什么样的书？有人问我们，我们的论点是预言式的、分析式的，还是批评式的？我的回答是，这三者是不可割裂的，将它们综合起来考虑，它们就会丧失任何绝对真理式的品质：批评在分析中得到完善，预言（并非先知式的）在历史事件的定义中得到巩固。事实上，使我感兴趣的只是：在这种转变的情势下，面对全球化的现实，在思考阶级斗争的力量和它所带来的危机和超越现代性的变革时，是否有可能重新构想出一种唯物主义的目的论，一种集体的目的，以创造一种革命话语，在这种话语下重建一个政治主体？如果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种“宏大的叙事”，以对抗“不堪一击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所设置的所有禁忌和排斥，那么这种努力就应该被接受。说必须接受宏大叙事，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因为，在后现代的情势下，劳动的主体性已经成为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这就意味着，所有活动都将处在阶级斗争的范畴之内，因为阶级斗争不再需要一个外部引导者来推动。所以，帝国不是一个政治再现，而是一种声音，从阶级斗争中叙述其新的紧迫的任务，勾勒出一幅后现代革命的最初图景。

由此我们可以迅速转到第二个问题，非物质劳动的出现和大众这个概念的构建之间的关系。很明显，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不是对老

式的生产劳动进行简单的再定义，而是一个具有新的张力的生命政治的概念。非物质劳动是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的混合体。它是多个个体和多重差异的聚合，聚集在生命的语境之中而具有了生产力。非物质劳动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肉体本身；它不仅生产关系，而且也生产合作；不仅生产体制，而且极有可能也生产革命。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些角度来接受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变革的力度。（显然，我们可以选择别的术语，而不是这个不特别恰当的词“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这个概念也已经被主观地理解为“群众的智力”。这个概念的重要来源涉及对智力在生产型劳动中的决定性价值的各种分析，并且以今天我们所建构的那些功能的形态出现。不过，尽管这个定义很重要，但还不足以确定新知识无产者的普遍性及其分裂的社会形象，从而确定这个新阶级的形象的生命政治的维度。因此，有必要提出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以及定位在这个概念中的“大众”主体），以超越“群众—工人”“社会化工人”“群众的智力”以及工人至上传统中的所有其他主体地位。非物质劳动的主体形象具有生命政治的倾向。它不再是一个被规制的形象，而是一个被控制的形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形象，也是一个再生产、交流、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的形象。我们从这个假设出发构建大众的概念：大众不再是一个反叛的群体，不再是机构的一种，比如“人民”或“国家”，而是潜在的一代人，具有社会性，并充满生机。

但是——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第三个问题——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即，在此地和当下，所有这些概念是如何呈现的呢？这是一个变革的、充满危机的时期，或者说是一个革命的时期吗？大众的概念是被置于一个不确定的变革之中，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被规制与被控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吗？还是被限制在新型的资本

主义对于生命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全球性控制这样一个封闭的通道中吗？很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经过讨论。一方面，我们在经历以帝国的诞生为标志的划时代的变革。在这个变革中，有帝国与“反帝国”的斗争，也有全球各个贵族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还没有形成全球层面上的统一的主权：只能说有这样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依然处在危机、变革、巩固和分裂中。在这种形势下，大众与帝国的关系怎么说也是革命的关系。如果要形成反叛，现代主义的革命观就要求存在一种统治，要求推广某一个阶级的利益。然而，我们也面临矛盾，这些矛盾在多元的个体的无尽的出现过程中展现了出来（并且，很自然的，也表现在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和表达时）。我们的研究和战略性建议需要考虑这些变数和矛盾。